

周作人 著文 鍾叔河 編訂

知堂書話一



岳麓書社

知堂書牘

一

知堂書話 一

周作人 著文 鍾叔河 編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堂书话/周作人著;钟叔河编. —长沙:岳麓书社,2016.4
ISBN 978-7-5538-0421-7

I. ①知... II. ①周... ②钟... III. ①书评—中国—
现代—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5362 号

ZHITANG SHUHUA

知堂书话(全五册)

著 文:周作人

编 订:钟叔河

责任编辑:曾德明 舒 菲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风格八号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 <http://lzfts.tmall.com>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1

字数:826 千字

印数:1—4 000

ISBN 978-7-5538-0421-7

定价:180.00 元

承印: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目 录

目 录

安得森的十之九 (1918. 6)	1
爱的成年 (1918. 10)	8
圣书与中国文学 (1920. 11)	12
旧约与恋爱诗 (1920. 12)	27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1922. 3)	29
沉沦 (1922. 3)	34
王尔德童话 (1922. 3)	40
读儿童世界游记 (1922. 4)	45
你往何处去 (1922. 8)	48
魔侠传 (1922. 8)	52
情诗 (1922. 10)	58

鐔百姿 (1923. 1. 20)	63
法布耳昆虫记 (1923. 1)	66
北京的外国书价 (1923. 1)	70
歌咏儿童的文学 (1923. 2)	74
俺的春天 (1923. 2)	79
读童谣大观 (1923. 3)	84
镜花缘 (1923. 3)	91
吕坤的演小儿语 (1923. 3)	95
结婚的爱 (1923. 4)	99
读各省童谣集 (1923. 5)	103
世界语读本 (1923. 5. 25)	109
儿童的书 (1923. 6)	113
爱的创作 (1923. 7)	118
梦 (1923. 7. 15)	123
关于儿童的书 (1923. 8)	128
读纺轮的故事 (1923. 11)	133
读欲海回狂 (1924. 2)	136
读京华碧血录 (1924. 4)	140
文法之趣味 (1925. 3. 31)	144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1925. 4)	149

一部英国文选 (1925. 7)	151
明译伊索寓言 (1925. 10. 4)	155
遵主圣范 (1925. 10)	159
保越录 (1925. 10)	175
关于市本 (1925. 11. 18)	177
谈谈谈诗经 (1925. 12)	182
和魂汉才 (1926. 1)	185
忆的装订 (1926. 2. 14)	187
艳歌选 (1926. 3)	190
再关于伊索 (1926. 3)	193
马琴日记抄 (1926. 5)	195
读孟子 (1927. 3)	199
读本拔萃 (1927. 3. 21)	201
牛山诗 (1927. 3)	203
巡礼行记 (1927. 4)	204
香园 (1927. 4)	209
再谈香园 (1927. 8)	212
读性的崇拜 (1927. 8)	216
读游仙窟 (1928. 4)	220
神州天子国 (1928. 11)	225

黄蔷薇 (1928)	227
拥护达生编等 (1930. 6)	231
介绍政治工作大纲 (1930. 6)	234
杨柳风 (1930. 8. 4)	237
古希腊拟曲 (1930. 9)	242
远野物语 (1931. 11. 17)	246
性的心理 (1933. 8. 18)	254
猪鹿狸 (1933. 9)	262
蠕范 (1933. 10)	268
颜氏学记 (1933. 10)	275
兰学事始 (1933. 11)	281
听耳草纸 (1933. 12)	288
习俗与神话 (1933. 12. 11)	292

安得森的十之九

◇ 1918.6

◇ 谈龙集

◇ 第三册有《安徒生的四篇童话》

安得森的十之九

凡外国文人，著作被翻译到中国的，多是不幸。其中第一不幸的要算丹麦诗人“英国安得森”。

中国用单音整个的字，翻译原极为难：即使十分仔细，也止能保存原意，不能传本来的调子。又遇见翻译名家用古文一挥，那更要不得了。他们的弊病，就止在“有自己无别人”，抱定老本领旧思想，丝毫不肯融通：所以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这种优待，就是哈葛得诸公也当不住，到了安得森更是绝对的不幸。为什么呢？因为他独一无二的特色，就止在小儿一样的文章，同野蛮一般的思想上。

日前在书铺里看见一本小说，名叫《十之九》，觉得名称很别致，买来一看，却是一卷童话，后面写道“著作者英国安得森”，内分《火绒箱》^①《飞箱》《大小克劳思》《翰思之良伴》《国王之新服》《牧童》六篇。我自认是中国的安党，见了大为高兴；但略一

检查，却全是用古文来讲大道理，于是不禁代为著作者叫屈，又断定他是世界文人中最不幸——在中国——的一个人。

我们初读外国文时，大抵先遇见格林（Grimm）兄弟同安得森（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童话。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因为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那里。后来涉猎民俗学（Folklore）一类的书，才知道《格林童话集》的价值：他们兄弟是学者，采录民间传说，毫无增减，可以供学术上的研究。至于安得森的价值，到见了诺威波耶生（Boyesen）丹麦勃阑特思（Brandes）英国戈斯（Gosse）诸家评传，方才明白：他是个诗人，又是个老孩子（即 Henry James 所说 Perpetual boy），所以他能用诗人的观察，小儿的言语，写出原人——文明国的小儿，便是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的思想。格林兄弟的长处在于“述”；安得森的长处，就全在于“作”。

原来童话（Märchen）纯是原始社会的产物。宗教的神话，变为历史的世说，又转为艺术的童话，这是传说变迁的大略。所以要是“作”真的童话，须得原始社会的人民才能胜任。但这原始云云，并不限定时代，单是论知识程度，拜物思想的乡人和小儿，也

就具这样资格。原人或乡人的著作，经学者编辑，便是格林兄弟等的书；小儿自作的童话，却从来不曾有过。倘要说有，那便是安得森一人作的一百五十五篇 Historier 了。他活了七十岁，仍是一个小孩子；他因此生了几多误解，却也成全了他，成就一个古今无双的童话作家。除中国以外，他的著作价值，几乎没有一国不是已经明白承认。

上面说安得森童话的特色：一是言语，二是思想。——他自己说：“我著这书，就照着对小儿说话一样写下来。”勃阑特思著《丹麦诗人论》中，说他的书出版之初，世人多反对他，说没有这样著书的。“人的确不是这样著书，却的确是这样说话的。”这用“说话一样的”言语著书，就是他第一特色。勃阑特思最佩服他《邻家》一篇的起头：

人家必定想，鸭池里面有重要事件起来了；但其实没有事。所有静睡在水上的，或将头放在水中倒立着——他们能够这样立——的鸭，忽然都游上岸去了。你能看见湿泥上的许多脚印。他们的叫声，远远近近的都响遍了。刚才清澈光明同镜一般的水，现在已全然扰乱了。……

又如《一荚五颗豆》的起头说：

五颗豆在一个荚里：他们是绿的，荚也是绿的，

所以他们以为世间一切都是绿的：这也正是如此。莢长起来，豆也长起来，他们随时自己安排，一排的坐着。……

又如《火绒箱》也是勃阑特思所佩服的：

一个兵沿着大路走来——一，二！一，二！他背上有个背包，腰边有把腰刀；他从前出征，现在要回家去了。他在路上遇见一个老巫：她狠是丑恶，她的下唇一直挂到胸前。她说：“兵啊，晚上好！你有真好刀，真大背包！你真是个好兵！你现在可来拿钱，随你要多少。”

再看《十之九》中，这一节的译文：

一退伍之兵。在大道上经过。步法整齐。背负行李。腰挂短刀。战事已息。资遣归家。于道侧邂逅一老巫。面目可怖。未易形容。下唇既厚且长。直拖至颊下。见兵至。乃谗之曰。汝真英武。汝之刀何其利。汝之行李何其重。吾授汝一诀。可以立地化为富豪。取携甚便。……

误译与否，是别一问题，姑且不论；但勃阑特思所最佩服，最合儿童心理的“一二一二”，却不见了。把小儿的言语，变了八大家^②的古文，安得森的特色，就“不幸”因此完全抹杀。

安得森童话第二特色，就是野蛮的思想；——原

人和小儿，本是一般见识，——戈斯论他著作，有一节说得极好：

安得森特殊的想象，使他格外和儿童心思相亲近。小儿像个野蛮，于一切不调和的思想分子，毫不介意，容易承受下去。安得森的技术，大半就在这一事：他能很巧妙的，把几种毫不相干的思想，联结在一起。例如他把基督教的印象，与原始宗教的迷信相调和，这技艺可称无二。……

还有一件相像的道德上的不调和，倘若我们执定成见，觉得极不容易解说。《火绒箱》中的兵，割了老妇的头，偷了他的宝物，忘恩负义极了，却毫无惩罚；他的好运，结局还从他的罪里出来。《飞箱》中商人的儿子，对于土耳其公主的行为，也不正当；但安得森不以为意。克劳思对于大克劳思的行为，也不能说是合于现今的道德标准。但这都是儿童本能的特色；儿童看人生像是影戏：忘恩负义，虏掠杀人，单是并非实质的人形，当着火光跳舞时映出来的有趣的影。安得森于此等处，不是装腔作势的讲道理，又敢亲自反抗教室里的修身格言，就是他的魔力的所在。他的野蛮思想，使他和育儿室里的天真烂漫的小野蛮相亲近。

这末一句话，真可谓“一语破的”，不必多加说明了。
《火绒箱》中叙兵杀老巫，止有两句：

于是他割去她的头。她在那里躺着！

写一件杀人的事，如此直捷爽快，又残酷，又天真烂漫，真可称无二的技术。《十之九》中译云：

忍哉此兵。举刀一挥。老巫之头已落。

其实小儿看此“影戏”中的杀人，未必见得忍；所以安得森也不说忍哉。此外译者依据了“教室里的修身格言”，删改原作之处颇多，真是不胜枚举；《小克劳思与大克劳思》一篇里，尤为厉害。例如硬教农妇和助祭做了姊弟，不使大克劳思杀他的祖母去卖钱；不把看牛的老人放在袋里，沉到水里上天去，都不知是谁的主意；至于小克劳思骗来的牛，乃是“西牛贺洲之牛”！《翰思之良伴》（本名《旅行同伴》）中，山灵（Trolld）对公主说：“汝即以汝之弓鞋为念！”这岂不是拿著作者任意开玩笑么？《牧童》中镬边的铃所唱德文小曲：

Ach, du lieber Augustin

Alles isf weg, weg.

（唉，你可爱的奥古斯丁

一切都失掉，失掉，失掉了。）

也不见了。安得森的一切特色，“不幸”也都失掉。

安得森声名，已遍满文明各国，单在中国不能得到正确理解，本也不关重要。但他是个老孩子，他不能十分知道轻重：所以有个小儿在路上叫他一声大安得森，他便非常欢喜，同得了一座“北极星勋章”一样；没价值的小报上说他一句笑话，——关于他的相貌！——他看了就几乎要哭。如今被中国把他的杰作译成一种没意思的巴德文丛著，岂不也要伤心么？我也代他不舒服，就写这几行，不能算是新著批评，不过为这丹麦诗人说几句公道话^③罢了。

安得森的十之九

[附记] 安得森（即安徒生）生于一八零五年，一八七五年卒。著有小说数种，《即兴诗人》（*Improvisatoren*）最有名；但童话要算是他独擅的著作。《无画的画帖》（*Billedbog uden Billeder*）记“月”自述所见，凡三十三夜，也是童话的一种，又特别美妙。他的童话全集译本，据我所晓得的，有英国 Graigie 本，最为确实可靠。（一九一八年六月）

【钟校】——

①“火绒箱”，原作“火绒筐”，从后文改。

②“八大家”，原无“八”字，今增。

③“说几句公道话”，原无“道”字，今增。

近来读英国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著的《爱的成年》（*Love's Coming of Age*），关于两性问题，得了许多好教训，好指导。女子解放问题，久经世界识者讨论，认为必要；实行这事，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也是一定的道理。但有一件根本上的难题，能妨害女子经济的独立，把这问题完全推翻：那就是生产。瑞典斯忒林特堡（Strindberg）著《结婚》中有“改革”及“自然的障碍”诸篇，即说此事；但他是厌恶女性的人，不免怀有恶意，笑“改革”之终于失败。凯本德却别有“改革”的方法，第四章论女子的自由，有两句说得最好：

我们不可忘记：如无社会上的大改革，女子的解放，也不能完成。如不把我们商贩制度——将人类的力作，人类的爱情，去交易卖买的制度，——完全去掉，别定出一种新理想新习俗

时，女子不能得到真的自由。（五十四页）

他又加上一段小注，意思更为明了：

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在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她，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现在女子力求经济独立，原是好景象，也是现时必要的事；可是单靠这一件，解决不了那个问题，因为在为母的时候，最需帮助；女子在那时，却正不能自己去做活赚钱。（同上）

英国葛理斯（Havelock Ellis）著《性的进化》（*Evolution in Sex*），关于这事也有一节说：——

民种的生殖，是社会的职务（a social function）。所以我们断定说：女子生产，因为尽她社会的职务，不能自己养活，社会应该供养她。女子为社会生一新分子，于将来全群利害，极有关系，全群的人对于她，自应起一种最深的注意；古时孕妇有特权，可以随意进园圃去摘食蔬果，这是一种极健全美丽的本能的表現。（十五页）

以上所说的话，都十分切要，女子问题的根本解决，就在这中间；此外方法，如画师的“改革”，不能彻底，遇着“自然的障碍”，终要失败。——但在中国，连画师夫妇那样见识的人，怕还不多。